

《明文案》《明文海》稿本述略

骆兆平

一

明亡以后，黄宗羲固辞了清朝政府的敦请，潜心学问和著述，在撰写明代学术思想史巨著《明儒学案》的同时，更有明文之选。他呕心沥血二十六年，先后完成《明文案》和《明文海》这两部明文总集的选编工作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

《明文案》二百十七卷，《明文海》四百八十二卷，收录明文约五千余篇，堪称“一代文章之渊藪”，为我们研究明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。

《明文案》的选编始于康熙七年（1668），而在此之前，黄宗羲已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工作，先后到同里钮氏世学楼、祁氏澹生堂、南中黄氏千顷堂、常熟钱氏绛云楼等处抄书，以补充家藏书籍之不足。在选编过程中，继续到处奔波，穷年搜讨，康熙十二年登天一阁，后撰《天一阁藏书记》，叙述了当时大江以南典籍的聚散和自己访书的情况。经他广搜勤抄，积书达数万卷，收藏“有明文集约五六千本”，①为完成宏编巨著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

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，《明文案》辑成，黄宗羲作自序文两篇，论述明代文学盛衰甚详。同时说明自己选文的标准，是看文

章是否言之有物，是否有“情至之语”。其中说到：“试观三百年来，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，每家少者数卷，多者至于百卷，其间岂无一二情至之语，而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，堆积几案，何人发视？即视之，而陈言一律，旋复弃去，向使涤其雷同，至情孤露，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。有某兹选，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，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。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，能不为之慨然”！因此，“巨家鸿笔以浮浅受黜，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”。

《明文案》成书时，黄宗羲估计“诸家文集收择亦已过半。”然而并不以此为满足，继续寻觅明人文集加以增益。康熙二十二年，他以七十四岁的高龄，赴昆山徐乾学家，阅徐氏传是楼所藏的明文集，发现大量新的资料，于是增辑了《明文海》。徐秉义记述当时的情况说：“姚江梨洲黄先生初有《明文案》之选，其所阅有明文集无虑千家，搜罗广矣，犹恐有遗也，询谋于余兄弟伯氏，细检传是楼所藏明集，复得《文案》所未备者三百余家。先生惊喜过望，侵晨彻夜，拔粹摭尤。余亦手抄目勘，遥为勦理。于是增广《文案》成《文海》。”②黄百家也追忆说：“逮后先夫子以有明作者如林，歉于未尽，亲至玉峰，搜假司健庵先生传是楼明集，得《文案》以外所未有者，又如我家藏之数……。于是复合《文案》而广之，又有《明文海》之选，为卷凡四百八十，为本百二十，而后明文始备。”③

《明文海》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，这时黄宗羲已八十四岁了。他高兴地说：“唐《文苑英华》百本，有明作者轶于有唐，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。”④他的学生万贞一认为：“合有明数千家之集而成《明文海》，平情而谈，舍夫子而外，孰有缘再能聚数千家之集于一家，而又得勤力巨眼为夫子而为之遴选乎？则此《文海》，夫子目光心血之所存，有明三百年之士英灵之所寄也。”⑤

黄宗羲在编定《明文海》的同时，还从中抽选了一部份授读他的儿子黄百家，这便是康熙三十八年由张锡琨校刻的《明文授读》六十二卷。而《明文案》、《明文海》历来未曾刊行，且卷帙浩繁，传抄亦稀。乾隆年间，《明文案》被列入禁书，传本尤可宝贵。《明文海》虽选入《四库全书》中，但被删削甚多，此后，传世抄本便出现删削本与非删削本二个不同的系统。学者评述不一，如四库馆臣据阎若璩《潜邱札记》，认为：“辨此书体例，谓必非黄先生所编，乃其子主一所为。若璩尝游宗羲之门，其说当为可据。”^⑥这是在未见原稿的情况下作出的分析，其判断不免有误。

幸喜《明文案》和《明文海》的残稿如今均珍藏在天一阁里。它对于我们了解原著的面貌，进行古籍整理出版和文献研究，都有重要的价值。

二

《明文案》稿本现存一百八十八卷：卷一至十赋，卷十一至三十二奏疏，卷三十三至三十七碑、颂、议，卷四十二至四十六论，卷四十七至六十九书，卷七十至八十六传，卷八十七至一百十墓文，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四哀文，卷一百十九至一百三十一记，卷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四记，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七序，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九十六序，卷一百九十七至二百另三古文，共四十三册。

清乾隆间，《明文案》被列入军机处第八次奏进全毁书目，称：“《明文案》一部五十册。查《明文案》系黄宗羲编，所录皆明人各体古文，中间多有干碍字面，应请销毁”。此后，学者们往往以为此书已经失传。如一九五六年，版本学家孙殿起先生在《清代禁书知见录·自序》中说：“每叹我国古籍，自秦政焚书后，实以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，各书多有未经镌刻只系传钞

孤本存留者，如黄宗羲辑《明文案》一部五十本，采辑可谓丰富，竟因销毁而散亡。”今得此存稿，真乃文献之大幸。

此稿卷首无黄宗羲自序文，序见《南雷文约》和《明文授读》。序云：“某自戊申以来，即为明文之选，中间作辍不一，然于诸家文集搜择亦已过半，至乙卯七月《文案》成，得二百七卷”。而今浙江图书馆所藏抄本有二百十七卷。此稿本自二百另三卷以下佚去，终卷情况不明。

存稿每册首列卷目，目录所编卷次与各卷首页所记卷次不尽相同。毛装，多用清初蓝丝阑竹纸书写，不计页次，半页十二行，行二十四字，间用无阑白纸或乌丝阑竹纸，后者行格大小各异。全书抄者不一，由助手们代劳。书中第二十、二十二、二十九、三十七、三十九诸册有刻本装入，如罗圭峰、归熙甫、王遵岩之文往往拆用《罗圭峰文集》、《归先生文集》、《遵岩先生文集》原刻本，总计插入一百四十一页。此乃选辑时为省去誊录校对工夫而采取的办法，也是原稿本所特有的迹象。

从藏书印鉴中，我们还可以知道此稿的流传端绪。每册开卷首页钤有三印，上为白文长方印：“吾存宁可食吾肉，吾亡宁可发吾椁，子子孙孙永无鬻，熟此直可供饘粥”，中偏下为白文方印“万言字贞一”，下为朱文方印：“赤堇山人。”前二印为鄞县万氏藏书之印，贞一号管邨，少有文名，随诸父斯大，斯同求学于黄宗羲，为宗羲所称赏。印文大声疾呼子孙永保，表明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。后一印为慈溪叶氏藏书之印，赤堇山人叶元培，字心水，一字仲兰，嘉道时人，其藏书处称退一居，故本书第六册至十二册又有“慈水叶氏退一居珍藏”白文长方印。一九三二年，叶氏书散，为萧山朱氏“别宥斋”所得。

别宥斋主人朱鼎煦，字赞卿，是浙东现代著名的藏书家，在宁波市区孝闻街有藏书十余万卷。他先后访得万斯同的《明史稿》残卷，和黄宗羲的《明文案》存稿，甚为高兴，特地刻了一

颞“万黄斋”朱文方印，钐在此书各册末页，又在每册首加盖“别宥斋”朱文大方印，和“萧山朱鼎煦收藏书籍”朱文长方印。“别宥斋”藏书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全部赠送给天一阁。

书上有朱笔批语，如卷三十黄道周：“崇祯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召对”一文，眉批曰：“嗣昌敢于面谩如此，皇上即可欺，两傍诸臣不可欺也；两傍诸臣可欺，天下后世必不可欺也。”“衣冠之盗即嗣昌也，皇上岂知之哉。”前北京大学马廉教授曾疑为此万贞一手笔，以为“批者率性之鲠直，已流露于字里行间，指斥嗣昌一端，亦与鄞志恰合。”后偶阅《明文授读》，知黄宗羲对明文有过批语，更想到“是则此等批语皆为梨洲所自评者也”。⑦别宥斋主人以为批语手迹与黄宗羲致郑禹门尺牍如出一手。⑧今细阅卷五十四王廷相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一文，有眉批二十九字：“作诗之法非不详备，然终是揣摩得之，不如宋景濂所谓五美者语语见血。”内容与《明文海》黄宗羲所批完全一样，然而书法不及《明文海》朴茂，是否早年所书，抑或后人过录？因少确证，不敢论定。

原稿文字多经圈点涂抹，细察涂抹之处，可按所改内容分别为二种情况。其一，用朱笔在原抄字上直接改写，如“目”改为“耳”，“于”改为“淤”，“判”改为“叛”，“六”改为“陆”等。显然，这是誊录时笔误，经校对后改正的。其二，用朱笔或墨笔涂去原文，如卷二十九文震孟“国步綦艰圣衷宜启疏，”文中有“俘虏”二字被抹去，尚隐约可辨；卷六十三张居正“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”，文中凡“东虏”二字均已抹去。显然，这是由于清代屡兴文字之狱，藏书者深恐株连，故灭其迹。但上例张居正一文，册首篇题“不许东虏款贡”，此处“东虏”二字未抹去；同卷张居正“答王鉴川计页市利害”，文中“胡虏”字样甚多，均未被抹去，可以想见当时匆忙疏忽的情形。此外，书中往往有目无文，如卷八十七有目无文五篇，卷一

百二十九计八篇，卷一百三十计七篇，卷一百三十一计二篇，卷一百九十八刘宗周“黄忠端公赞”一篇，这种情况也可理解为同一原因而被抽毁。

关于此稿散佚部份的去向问题，原有两条线索。马廉先生在《明文案稿本跋》中说：“吾友朱赞卿鼎煦于去年自慈溪购得叶氏先人赤堇山人旧书大宗，而《明文案》稿本在焉。全书分订四十八册，内缺第七、第二十六、第三十、第三十四、第四十八共五册，闻叶氏今尚存二册，为鬻后检出者。”后来，张宗祥先生在此稿首册末页题：“此书似成于《明文海》之后，惜未得一校，闻五桂楼亦有此稿残本，鄮卿先生藏此有年，甚愿其印行也。”然而，叶氏书散，至今时隔半个多世纪，世事沧桑，断编残简早已无处寻觅。五桂楼在余姚梁弄，其一部份藏书今存余姚梨洲文献馆，查询结果，亦不见入藏。

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载，浙江图书馆藏有《明文案》稿本七卷。浙江社会科学院一位同志说：“此即天一阁所藏《明文案》稿本残缺者。”《宁波史话》也说“部份存浙江图书馆”。于是笔者专程赴杭阅读，见此本亦多用清初蓝丝阑竹纸抄写，半页十二行，行二十六字，抄者不一，字体及抄写风格与天一阁藏稿本相似。但书上无万言和叶心水的藏书印，每册首页钤“浙江卢氏宝凤楼藏书印”白文方印。书中不见有刻本夹入。册首无总目，不编卷次，每篇文章自为起讫。篇题上有的钤“选”字朱文小方印，篇题下有的钤“已刻”朱文长方印。另有《明文案存目》一册，无阑抄本，为后人所编，编次与稿本不同。现存卷十七墓文三十篇即稿本卷一百另三至一百另七，卷十八哀文三十四篇即稿本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四，此外，卷二十二至二十四记一百五十篇，卷四十一和卷四十五序一百九十五篇，内容亦多为稿本所有者，但分卷编次与稿本不同。观以上数点，此抄本当非原稿。

浙江图书馆藏书目录另著录《明文案》抄本二部，一部存七十一卷，另一部存一百六十卷。此次访书，浏览一过，发现这两个抄本版式相同，均为无格抄本，仅画版框，版框大小一致，白口，不题页次，每册钤有吴兴嘉业堂藏书印。原是一部书，因编目人员不一，才分别著录，且存卷计数不确。经核对，二百七十七卷不多不少，终成完璧。足本难得，目前仅见此帙，掩卷之时，庆幸不虚此行。

三

《明文海》稿本现存二十六卷：卷十九至二十二赋，卷三十八至四十二赋，卷五十一至五十四奏疏，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八辨，卷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六颂、赞、铭、箴、戒，卷一百六十至一百六十二书，共六册。存赋七十篇，奏疏十六篇，辨三十八篇，颂八篇，赞十六篇，铭十七篇，箴四篇，戒四篇，书三十篇。合计二百另三篇。

《明文海》残稿也是朱氏“别宥斋”于一九七九年赠送给天一阁的，但书上无任何藏书印。曾记入《鄞县通志·文献志》，当时尚记有卷五十五，故作存二十七卷，不知是否笔误，或系以后佚去。

存稿破损严重，毛装，多用无阑白纸书写，间有乌丝阑竹纸，行款不一，有半页十行二十字，或半页十一行二十字，抄者不一。各册都插入明刻原本，所见有《皇明文衡》、《皇明文徵》、《皇明沫化续编》、《三台文献》、《白河全集》、《王氏家藏集》、《纺授堂文集》、《牧斋有学集》、《皇明奏疏类钞》、《息园存稿》、《隐秀轩文集》、《明文奇赏》、《皇明文则》、《皇明文范》、《薛考功集》、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、《赖古堂文选》、《宋学士全集》、《震川先生文集》等，剪取粘订，以省抄校之劳。存书六册，共计四百七十四页，

其中刻本一百二十三页，约占三分之一。书上有黄宗羲和黄百家批校多处。

卷一百二十三方应祥撰“黄大年像赞”文末有朱笔批语三行：“大年讳可师，余族伯也，与先公同榜进士，官行人，拔杜松于小校。松后死戊午之难，不负所知。”查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，黄宗羲的“先公”黄尊素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三甲第一百八十三名进士，黄可师为同科三甲第三名进士，由此可证朱批作者为黄宗羲。再拿朱批对照上海图书馆藏黄宗羲《南雷杂著稿真迹》和《昭代名人尺牍》中宗羲致敕宁函件，三者笔迹完全相同，更可证朱批为黄宗羲亲笔。

黄宗羲留在《明文海》存稿上的手迹随处可见，有冠于各册之首的目录，有对明文的朱笔批校。目录共存九页（有缺损，卷一百六十至一百六十二目录佚）墨笔书写，偶有所遗，用朱笔补录。明文抄错或遗漏而经他校改者更多，如改“早”为“旱”，改“行”为“阴”，改“佰”为“伯”，改“子”为“知”，改“自”为“视”，补“不知恩子别”为“不知恩义轻重之别”，补“道士扑跌为戏”为“道士时与扑跌为戏”，补“交人有言，我初匪夸”为“交人有言，我因荼毒，天子生我，旋厉为福，交人有言，我初匪夸”等等，不胜枚举。尤其是他对明文的批语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。兹移录如下：

卷五十三，夏言《申议郊祀二祖并配疏》文末附霍韬《与夏公谨书》，其中“盖泉府之政，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，安石行焉，遂致元丰、熙宁莽莽如也……。”句上眉批：“深文刀笔”。

卷一百十四，张恒《血气心知辨》文末批曰：“释氏本觉之言未尝不是，又何怪乎其同也。公有心学论四篇，中无实得，不自知其言之离合。”

卷一百十四，罗虞臣《小宗辩》文末批曰：“辩班固四宗之

非”。

卷一百十七，宋楸澄《辩文章五声》文末批曰“强为分疏，实未必然”。

卷一百二十三，方应祥《黄大年像赞》文末批曰：“大年讳可师，余族伯也，与先公同榜进士，官行人，拔杜松于小校。松后死戊午之难，不负所知。”

卷一百六十，王廷相《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》，其中“若夫子美北征之篇，昌黎南山之作，玉川月蚀之词，微之阳城之什，漫敷繁叙，填事委实，言多趋帖，情出附骥，此则诗人之变体，骚坛之旁轨也……”句上眉批：“如是言之，则有比兴而无赋矣。”又“然措手施斤，以法而入者有四务，真积力久，以养而充者有三会……”句上眉批：“作诗之法非不详备，然终是揣摩得之，不如宋景濂所谓五美者语语见血”。

观黄宗羲手书卷目及批校，可证前人指摘黄百家（主一）以己之著述冒窃其父之名是毫无根据的。然而，黄百家也确实为《明文海》的完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成为黄宗羲的得力助手，这一点也可以从黄百家在稿本上的墨迹得到证实。他在追记黄宗羲的论述时，首先交代“先夫子曰……”；在叙述自己的意见时，则以“百家私记”开头，两者绝不混同。为了具体说明问题，据存稿移录如下。

卷三十九，叶宪祖《后相思鸟赋》文末：“先夫子撰先外祖墓志铭：公讳宪祖，字美度，别号六桐，姓叶氏，宋石林先生梦得之后也，迁于余姚，明洪永间，有原善者官。”

卷四十一，董梦桂《吐绶赋》文末：“百家私记：董梦桂，字籍仙，松陵人，文名樗草。”孙承恩《感蟋蟀赋》文末“百家私记：承恩蒲州人，嘉靖丁未进士，官御史。”

卷五十一，张孚敬《正典礼疏》文末：“百家私记：公初名璉，字秉用，永嘉人，正德辛巳进士，官至太子太师吏部尚书，

华盖殿大学士，赠太师，谥文忠。初公成进士，隶事大理，而兴献之议久不决，公有此疏，世宗心是之，迫于辅臣礼官议报，闻公去为南京刑部主事。乃下议之尊孝宗为皇考，献帝曰本生父，而公复上书争之，草或问二篇，于是桂疏亦上，世宗益心动，方公献夫、霍公韬辈益推缘公说而进之，决从公议，超拜翰林学士，献王既称皇帝，复称皇考，而光禄寺丞河渊遂欲宗之列祀太庙，公力争，谓当别立庙，不当于正统，此限于分者也。”又眉注曰：“批语低两字，双行，后凡遇百家私记依此。”辨笔迹，亦为百家手书。

卷一百十七，郝敬《周公不杀兄辨》文末：“先夫子曰：仲与京山人，给事中，楚望穷经，其文滔滔莽莽，尽情舒写，另是一种家数。”接着小字双行：“私记：楚望穷经十九年不出户，乃作《九经解》”。在同一页贴有校签曰：“百家私记：楚望字仲舆，京山人，万历己丑进士，为给事中，以劾奄人陈增，辅臣赵志皋，大计归，十九年不出户，作《九经解》，学案有传”。显然，这是对前注的补充。

卷一百二十四，归有光《书斋铭》并序文末：“先夫子曰：归有光字熙甫，崑山人，南京太仆寺丞。震川之文一往情深，故于冷淡之中自然转折无穷，一味稟兀雄健之气都无所用也。其言为文，以六经为根本，迁、固、欧、曾为波澜，圣人复起，不易斯言。今之耳食者，便欲以震川为根本，愈求而愈不似矣。”接着小字双行：“百家私记：震川嘉靖庚子举人，八上春官，至乙丑成进士，历长兴知县，顺德通判。”

此外，黄百家在《明文授读·发凡》中说“先遗献遍阅有明文集，间有数行或数语，偶记其爵里姓氏及评其功力手笔者，今遇兹选所及，谨敢搜掇并载于篇，以为读书知人之助。以非本篇原评，特加先夫子曰或先夫子书某集以别之。其有未经先遗献所评及者，不孝或追忆先遗献平日之绪论，或私有触核以补之，则

附注百家私记于下。”他的这段话可与《明文海》稿本相印证。

原稿文字也存在被涂抹的迹象。如卷五十一张孚敬《孔庙从祀疏》明刻配页中“夷狄”两字用朱笔圈掉。又如卷五十四，杨继盛《乞诛奸险巧佞贼臣疏》文中凡出现“胡虏”两字时均被朱笔圈掉，文端眉注：“空○二”，意即以两空格代之，观笔迹非宗羲所书，盖为后人慑於清廷文字狱而所作的技术处理。

清乾隆间，《明文海》被采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四库中过万页之书仅三十一部，《明文海》即为其中之一，计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八页。^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它有全面的评述，在指出其“分类殊为繁碎，又颇错误不伦”，“编次糅杂，颇为后人所讥”这些缺点的同时，充分肯定了它的文献价值，说：“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，天下相率为沿袭剽窃之学，逮嘉隆以后，其弊益甚。宗羲之意，在于扫除摹拟，空所依傍，以情至为宗。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，俱籍以考见大凡，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，不免失之泛滥。然其搜罗极富，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余家，如桑悦‘北都’，‘南都’，朱彝尊著《日下旧闻》时搜讨未见，而宗羲得之，以冠兹选，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，尚复不少，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，考明人著作，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。”

但是，《明文海》在抄入《四库全书》前，受到了严格的审查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谕：“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，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，岂有裒集如许遗书，充无一违碍字迹之理？……至各省进到之书，现交四库全书处核查，如有关碍者即行销毁。”明朝人的著作更列为审查的重点。“况明季造野史者甚多，其间毁誉任意，传闻异辞，必有抵触本朝之语。正当及此一番查办，尽行销毁，杜遏邪言，以正人心，而厚风俗。”^⑩于是，《明文海》被抽毁了约五分之一，其中李贽、焦竑、袁中道、钱谦益等人的文章，黄宗羲、黄百家对明文的批语均被删除。拿存稿与四库文澜阁本核对，这二十六卷二百另三篇明文

中，文澜阁本失收达四十九篇，从如下篇名中可以分析出被删的其他种种原因。

卷二十：吊南汉刘氏墓（黎遂球）

卷二十一：哀赋（周应宾）

卷四十二：斗鱼赋（费元禄） 鹄巢赋（鍾惺） 后虱赋
（顾大韶） 蚊赋（傅占衡）

卷一百十四：血气心知辨（张恒） 季汉辨（顾起元）

卷一百十五：古书真伪辨（袁黄） 八蜡辨（袁黄）

扬雄不仕王莽辨（袁黄） 诗亡辨（袁黄） 丧服辨
（袁黄） 肉刑辨（袁黄） 格物穷理辨（沈懋孝）

卷一百十六：九边辨（瞿九思）

卷一百十七：秦风辨（欧大任） 河洛辨（欧大任） 史
迁谬是非辨（何乔远） 大宁辨（郭造卿） 辨文章五
声（宋橚澄） 白马非马辨（顾大韶） 李长吉诗辨
（钟惺）

卷一百二十二：单道开颂（欧大任） 番薯颂（何乔远）

卷一百二十三：葛实甫像赞（娄坚） 黄大年像赞（方应祥）
黄忠端公像赞（刘宗周） 陈几亭像赞（刘理顺） 香
猪赞（袁中道） 王灵官赞（赵南星） 七义赞（徐芳）

卷一百二十四：阜润堰铭（黄辉） 断香铭（鍾惺） 留
山祠铭（魏呈润） 义山铭（魏呈润）

卷一百二十六：六戒（傅占衡）

卷一百六十：答张伯扬山人（黄凤翔） 论诗书（王穉登）

答陈昌积解元论诗文书（陈沂） 复陈立父同年论诗书
（朱长春） 与李叔玄书（朱长春）

卷一百六十一：答林孺芭（何白） 与王伯度（何白）

卷一百六十二：再报蔡敬夫（鍾惺） 与王穉恭兄弟（鍾
惺） 答鲁长修书（曾异） 复吴江潘力田书（钱谦

益) 与高自山(徐芳)

《四库全书》所据底本是两淮盐政采进本,《提要》说:“此本犹其原稿,四百八十一及八十二卷内文十二篇,有录无书,无可核备。”底本原非足本,再加上大量明文被抽毁,这样,四库本《明文海》实际上只是一个节本,它起不到反映明朝一代之文的作用。我们也无法从中窥见该书的原貌。

《明文海》抄本流传不多,过去商务印书馆曾收得浙东旧家散出之本,“原阙四百八十一、八十二卷,此亦无存。”^⑩今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各藏一部,末两卷均有目无文,似同出四库之源。唯浙江图书馆收藏的一部旧抄本与四库本不同,笔者拿残稿与之核对,发现这二十六卷的篇目完全相符,且录有黄氏父子批语,阅卷六十九文徵明《会稽双义祠碑》文中“夷狄禽兽”等语未经圈挖,每册首列目录,格式一如稿本,当从稿本传抄而来。该馆书目作“原书四百八十二卷,缺四百六十一至四百六十四、四百八十二”。承徐静波先生细核,其中四百六十一至四百六十四并非缺卷,“盖抄本未标卷数,其文固赫然在也。”《明文海》的整理出版,当以此本为佳。

注:

①③⑤ 黄百家《明文授读·序》

② 徐秉义《明文授读·序》

④ 黄炳星《黄梨洲先生年谱》

⑥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
⑦ 马廉《明文案稿本跋》

⑧ 朱鼎熙《明文案目录跋》

⑨ 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第二集

⑩ 《清高宗实录》

⑪ 张元济《涵芬楼烬余书目》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宁波天一阁文物保管所